

子

湖廣總志卷第七十四

漢草文庫

釋道安

晉釋道安姓魏氏常山扶柳人也七歲讀書再覽能誦鄉鄰嗟異年十二出家後為受具足戒恣其遊學至新師事佛圖澄及石氏將亂與弟子惠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南遊既達襄陽廣宣佛法時襄陽習鑿齒有鋒辯安至齒往謁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爲名答秦符堅素聞安名遣符平南攻襄陽獲安與鑿齒歸既至住長安五重寺堅欲平一江左顧謂安曰朕將整六師與公南遊吳越安對曰陛下應天御

胡黃德志

禪宗一

世宜注神無爲與堯舜比隆今迺以百萬之師求厥田
下下之土且東南一隅地卑氣濕禹遊而止舜狩不返
秦皇適而不歸若變輿必動可先幸洛陽傳檄江南如
其不服伐之未晚堅竟南侵師潰于八公山單騎而遯
安注諸經誓曰若所說不甚違理願現瑞相乃夢見頭
白眉長語安云君所注經殊合道理秦建元二十一年
正月二十七日忽有異僧寄宿安乃請問來生所生之
處僧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即見雲開備覩兜率妙勝
之報是年二月八日忽告衆曰吾當去矣齋畢而卒
耆域天竺人神異莫測周流華戎惠帝時至襄陽將渡

江舟人見其敝陋輕之不載比舟達北岸而域已先渡
前行見兩虎以手摩其顛虎即去

梁○雙僧武帝時自南岳來止黃庭觀白馬巖一日沐
浴畢輕舉禪坐死然留月帔于松杉間數百年不壞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也僑寓江陵幼聰警篤學經史
百家無不該綜緯候書射碁奕機巧並一時之絕而性
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治
產業武帝少與詵善及起兵署爲平西府記室詵不屈
平生少所游狎河東柳惲欲與交拒而弗納普通中詔
以爲黃門侍郎稱疾不起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

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徧後夜中忽見道人自彌願公容止甚異呼誥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書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卒舉室咸聞空中唱云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武帝聞而下詔謚曰貞節處士誥所撰帝歷二十卷易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晉朝雜事五卷總抄八十卷行於世

遠僧江陵人遊靈鷲山建寺人統間有檀越遺柿僧寄種冬青樹三年一結實味苦不堪食其樹至今存焉

○道信司馬氏懷州河內人後周時父為廣濟縣令周靜帝大象二年信生於任心幼慕禪宗際開皇中

三祖粲師求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信曰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大悟服勤九載師付衣鉢法偈其徒號

為四祖唐武德中住錫黃梅縣雙峯山一名破額太宗三詔不起賜紫衣永徽初安坐而逝葬山畔有塔明年

夏塔戶自開廣德間謚大醫禪師塔曰慈雲

佛圖澄神僧也遊石門崇台山下故里暇心暇至陂從腹旁一孔引出五臟就陂洗之遂相傳為佛圖陂至今

存

隋○智者大師荆州華容陳氏子自有重瞳在南嶽誦

法華經至藥王品曰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于是獲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雷平山一會儼然未散陳滅歸隋煬帝執弟子禮號智者大師遊當陽止覆舟山後遊天竺東陽五溪云

唐○五祖弘忍黃梅人也先為破頭山栽松道者嘗請于四祖曰道法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邪儻若再來吾尚可遲汝迺入行水邊見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來之曰諾我即敢行女首肯之遂回策而去女因氏季子也歸輒孕父母大惡逐之已而生一子以為一小洋因棄濁港中明日

見之泝流而上色相光明大驚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中呼為無姓兒逢一智者嘆曰此子缺七種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化于破頭山咸亨中新州盧能來叅謁見上座神秀所作偈亦以一偈和之語意真符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及所傳袈裟密傳之且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不復傳也至上元二年忽告衆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建塔于黃梅之東山謚大滿禪師

慧能姓盧氏新州人沅移南海衛新供母年二十四聞

人誦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省乃來黃梅叅
 五祖忍大師使就舂米之役一日會眾傳法弟子神秀
 為偈書壁問曰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能不識字聞人誦之乃為偈請人書其側
 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忍見之遂傳法于能隱于懷集四會之間先天二年八
 月初三日跏趺而化壽七十六憲宗諡曰大鑒禪師

神秀

耶舍三藏誌云良地生玄旨通等媚亦尊此有三九族足下一毛分開封人也

姓李

氏親儒業博綜多聞我捨愛出家尋師訪道至蘄州雙
 峯東山寺遇五祖以坐禪為務乃歎伏曰此真吾師也

誓心苦節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祖默識之深加器重

祖既示滅秀遂住江陵當陽山唐武后聞之召至都下

於內道場供養特加欽禮命於舊山置度門寺以旌其

德時王公士庶皆望塵拜伏暨中宗即位尤加禮重大

臣張說嘗問法要執弟子禮師有偈示眾曰一切佛法

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神龍二年於東都天宮

寺入滅諡大通禪師

慧安荊州枝江人也姓衛氏隋開皇十七年下松度僧

尼勤師師曰本無名遂遁于山谷大業中大發丁夫開

通濟渠饑殍相枕師乞食以救之獲濟者眾煬帝徵師

不赴潛入太和由暨帝幸江都乃杖錫登衡嶽行頭隨
行唐貞觀中至黃梅謁忍祖遂得心要麟德元年遊終
南山石壁因止焉高宗嘗召師不奉詔於是徧歷名迹
至嵩少武后徵至輦下待以師禮甚加欽重后嘗問師
甲子多少師曰不記后曰何不記邪師曰生死之身其
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爲况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
漚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
年月而可記乎后聞稽顙信受神龍五年三月八日閉
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二十八隋開皇二年壬寅生唐
景龍三年己酉滅時稱
老安

巨方也姓曾氏幼稟業在明福經論後參禪會及造北宗秀問曰白雲散處如何師曰
不昧秀又問到此間後如何師曰正見一枝生五葉秀
默許之入室侍對應機無爽尋至上黨寒嶺居焉數歲
之間衆盈千數後於五臺山闡化二十餘年示寂塔本
山
慧思南岳僧也字氏子因誌公令人傳語曰何不下山
教化衆生日視雲漢作甚麼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
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化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
但向已求莫從此覓覓即不得亦不真偈曰頓悟心

源開寶藏隱顯神通現真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晶晶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無比况口吐明珠光是是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名言下當又曰天不能蓋地不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內外超群出眾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會

智隍河北人也始參五祖于黃梅雖嘗咨決而循乎漸行乃往河北結庵長坐積二十餘載不見情容後遇紫禪師激勵遂往參六祖祖愍其遠來便垂開決師在

於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心都無所染其言曰

北開化四象

神會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高氏年十四為沙彌謁六祖祖曰知識遠來大艱辛將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師曰以無住為本見即是主祖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便打師於杖下思惟曰太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既得遇豈惜身命自此給侍他日祖告眾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諸法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師禮拜而退祖曰此子向後設有把

菰蓋頭也只成得箇知解宗徒師尋往西京受戒唐景
龍年中却歸曹谿閣大藏經在內六處有疑問在六祖
有顯宗記盛行在世一日鄉信至報親亡師入堂白槌
曰父母俱喪請大眾念摩訶般若衆纔集師便打槌曰
勞煩大眾師在上元元年奄然而化塔于龍門
慧禪師南陽人一行禪師之師得法于當陽玉泉之景
洪結廬三十年號蘭若和尚

南嶽懷讓禪師者姓杜氏金州人也於唐儀鳳二年四
月八日降誕感白氣在安康之分帝問何祥大史對曰

性喜推讓父乃命名懷讓年十歲時唯樂佛書時有二

藏玄靜過舍告其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
衆生至垂拱二年辭親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師出
家通天二年詣曹谿參六祖祖問甚麼處來曰嵩山來
祖曰甚麼物恁麼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
祖曰某甲有箇會處祖曰作麼生師曰說師一物即不
中祖曰還假修證否師曰修證則不無汚染即不得祖
曰祇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
天般若多羅識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病在汝
心不須速說師執侍左右一十五年先天二年往衡嶽

居般若寺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圓寂於衡嶽謚大慧
禪師最勝輪之塔

法常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鄭氏幼歲從師於荊州玉泉
寺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寂曰即心是佛師即大悟遂
之四明梅子貞舊隱縛茹燕處唐貞元中鹽官會下有
僧因採拄杖迷路至庵所問和尚在此多少時師曰祇
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向甚麼處去師曰隨流去
僧歸舉似鹽官官曰我在江西時曾見一僧自後不知
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招之師荅以偈曰摧殘枯
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
得苦追尋一池荷葉本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剛被出
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忽一日謂其徒曰來莫可
抑往莫可追從容間聞鼯鼠聲乃曰即此物非他物汝
等諸人善自護持吾今逝矣言訖示滅

道行禪師澧州茗溪僧也僧問如何修行師曰好箇阿
師莫客作曰畢竟如何師曰安置即不堪問如何是正
修行路師曰涅槃後有曰如何是涅槃後有師曰不洗
面曰學人不會師曰無面得洗

廣澄禪師澧州大同寺僧也曰輪劍擲空無傷於物問
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共坐不相識曰恁麼則學人禮謝

去也師曰暗寫愁腸寄與誰

總印禪師住持潭州三角山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禾
麥豈曰學人不會師曰大眾欣然奉持上堂若論此事
照上肩毛早已蹉過也麻谷便問貶上眉毛即不問如
何是此事師曰蹉過也谷乃掀倒禪牀師便打

道遠禪師唐州紫玉山僧隨父守官泉南因而出家詣
建陽詢馬祖祖尋遷龔公山師亦隨之祖將歸寂謂師
曰夫玉石潤山秀巖益汝道業遇可居之師不曉其言
是秋道洛回至唐州西見一山四面懸絕峯巒秀異因
詢鄉人曰紫玉山師乃步山頂元石方正壁然紫黑色

此其紫玉也先師之云懸記耳遂於此而居
後學徒四集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去師曰汝在裏許得
多少時也曰如何出離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元和八
年弟子金藏叅百丈師曰汝其來矣此山有主也於
是囑付訖策杖徑去襄州道俗迎之至七月十五日無
疾而終

大善禪師潭州石霜僧也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春日鷄鳴曰學人不會師曰中秋犬吠上堂大眾出來
出來老漢有箇法要百年後不累汝衆曰便請和尚說
師曰不消一堆火

曇藏禪師南嶽西園蘭若也受心印於大寂後謁石頭
瑩然明徹出住西園禪侶日盛師一日自燒浴次僧問
何不使沙彌師撫掌三下師養一犬常夜經行時其犬
銜師衣師即歸方丈又常於門側伏守忽一夜頰吠奮
身作猛噬之勢詰旦東厨有一大蟒長數丈張口呀氣
毒燄熾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
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強慈苟無緣寃親一揆言訖其
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復一夕有群盜至犬亦銜衣師
語盜曰茅舍有可意物一任將去終無所吝盜感其言
皆稽首而散

性之靈州石叢信信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如人
在手及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即芥汝西來意僧曰
近日湖南湯和尚出世亦為人東語西話師喚沙彌拽
出這惡屍者

招賢湖南長沙景岑僧初住鹿苑為一世其後居無定
所但徇緣接物隨宜說法時謂之長沙和尚上堂我若
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一丈事不獲已向汝諸
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
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
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

諸佛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老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
甚麼處委悉光未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
河國土來時有師常茹飲食隨衆二時但展鉢而已或
逾年月亦不調練服餌無妨作務有請必開即便飽食
而亡拘執至道二年四月二日示疾而逝

善覺禪師潭州華林僧也常持錫杖夜出林麓間七步
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夾山問遠聞和尚念觀音是否
師曰然山曰騎却頭時如何師曰出頭即從汝騎不出
頭騎甚麼山無對僧參方展坐具師曰緩緩曰和尚見
甚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鍾樓其僧從此悟入觀察使裴
休訪之問曰還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箇秘是不可
客裴曰在甚麼處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
出裴覩之驚悸師語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
裴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曰不
會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秀溪和尚潭州僧也谷山問聲色純真如何是道師曰
亂道作麼山却從東過西立師曰若不恁麼即禍事也
山又從西過東立師乃下禪牀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
曰聲色純真事作麼生師便打一掌山曰三十年後要
箇人下茶也無在師曰要谷山這漢作甚麼山呵呵大

笑

龍山和尚潭州僧也問生甚麼處來曰老宿處來師曰老宿有何言句曰說則千句萬句不說則一字也無師曰恁麼則蠅子放卵僧禮拜師便打洞山與密師伯經由見溪流菜葉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道人人居否乃共議撥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師羸形異貌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闍黎從何處來洞曰無路豈置和尚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洞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邪師曰春秋不涉洞曰和尚先住此山先住師曰不知洞曰爲甚師曰不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

洞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箇泥牛入海直至于今絕消息洞山始拜師述偈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因茲燒庵入深山不見後人號爲隱山和尚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本儒業少悟塵勞志求真諦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爲友一日石頭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後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士於言下頓領玄旨嘗遊講肆隨喜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問曰座主既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主無對士曰某甲雖是俗人粗知信向主曰祇如居士意作麼生士以偈答曰無我復無人作麼有踈親勸君休歷座不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織塵我聞并信受慙是假名陳主聞偈欣然仰歎居士所至之處老宿多往復問醜皆隨機應響非格量軌轍之可拘也元和中北遊襄漢隨處而居有女名靈照常鬻竹漉籬以供朝夕士有偈曰心如無實亦無虛有亦無管無亦不拘不是賢

聖了事凡夫易復易即士因賣漉籬下橋契樸靈照見亦去爺邊倒士曰你作甚麼照曰見爺倒地某曰此士將入城謂靈照曰祝曰早晚及午以報照遽報曰已中矣而有蝕也士出戶觀次靈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士笑曰我女機鋒捷于吾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頓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而化遺命焚棄江湖緇白傷悼謂禪門麗居士即毗耶爭名矣有詩偈三百餘篇傳於世

茱萸山和尚鄂州僧初住隨州護國上堂擎起一撇竹曰還有人虛空裏打得撇麼時有靈虛上座出眾曰虛

空是掀師擲下竹便下庄趙州到雲居居曰老老大大
何不覓箇住處曰甚麼處住得居曰山前有箇古寺某
州曰和尚自住取後到師處師曰老老大大何不覓箇
住處州曰向甚處住師曰老老大大住處也不知州曰
二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撲衆僧侍立次師曰祇恁
麼曰立無箇說處一場氣悶僧擬問師便打曰爲衆竭
力便入方丈有行者參師曰會去看趙州麼曰和尚敢
道否師曰非但茱萸一切人道不得曰和尚放某甲過
師曰這裏從前不通人情曰要且慈悲心在師便打曰
醒後來爲汝

墨照荆南白馬寺僧常曰快活快活及歸終時吐苦

又曰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
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曰汝
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

道常襄州關南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拄杖曰會麼
曰不會師便打師每見僧來參禮多以拄杖打趁或曰
遲一刻或曰打動關南鼓而時輩鮮有唱和者

高亭和尚漢南僧也有僧自夾山來禮拜師便打僧曰
特來禮拜何得打某甲僧再禮拜又打趁僧回舉似夾
山山曰汝會也無曰不會山曰願汝不會若會即夾山

口瘡

戒靈湖南上林僧也初參馮山山曰大德作甚麼來師曰介冑全其山曰盡卸了來與大德相見師曰卸了也山咄曰賊尚未打卸作甚麼師無對仰山代曰請和尚屏却左右馮山以手指曰喏喏師後參永泰方論其旨祇林和尚湖南僧每叱文殊普賢皆為精魅手持木劍自謂降魔纔見僧來參便曰魔來也以劍亂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為甚麼降魔又曰國師也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為甚麼不降魔師曰

齊安黃州八正堂言不落句佛祖徒施玄韻不墜誰知得僧問如何識得自己佛師曰一葉明時消不盡松風韻罷怨無人曰如何是自己佛師曰草前駿馬實難窮妙盡還須畜生行有人問師年多少師曰五六四三不得類豈同一二實難窮師有偈曰猛熾談中人有路旋風頂上屹然棲鎮常歷劫誰差互杲日無言運照齊道吾襄州關南僧始經村墅聞坐者樂神云識神無忽然省悟後參常禪師印其所解復遊德山之門法味彌著住後凡上堂戴蓮華笠披欄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卽神識神不識神神從空裏來却往空裏去便下座

有時曰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

希遷禪師南岳石頭僧也陳氏子母初懷妊不善葷茹

師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既冠然諾自許鄉洞獠民畏鬼

神多淫祀殺牛醺酒習以爲常師輒往毀叢祠奪牛而

歸歲盈數十鄉老不能禁後直造曹谿得度未具戒屬

祖圓寂稟遺命謁青原乃攝衣從之緣會語句青原章叙之自餘

門屬領旨所有問答各在本章出焉南嶽鬼神多顯迹

聽法師皆與授戒廣德二年門人請下于梁端廣闡玄

化貞元六年順寂塔于東嶺德宗謚無際大師塔曰貝

惟備禪師澧州藥山僧年十七依潮陽西山慧照禪師

出家納戒于衡嶽希操律師博通經論嚴持戒律迺造

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

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頭曰

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摠不得子作

麼生師罔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師

稟命恭禮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

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

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子

之所得可謂悟於心體在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篋

東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師辭祖還石頭一日在石上坐
次石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曰一物不爲頭曰恁麼即
閑坐也曰若閑坐即爲也頭曰汝道不爲不爲箇甚麼
曰千聖亦不識後居澧州藥山明州刺史李翱問師何
姓師曰正是時李不委却問院主主曰恁麼則姓韓也
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嘯一聲應澧陽東九
十里許居民盡謂東家明晨送相推問直至藥山徒衆
曰昨夜和尚山頂大嘯太和八年十一月六日乃告寂
塔于院東隅唐文宗謚弘道大師塔曰化城

入川潭州僧也江陵僧衆師問幾時發地江陵僧現

坐具師曰謝子遠來下去僧遶禪牀一匝便出師曰若
不恁麼爭知眼目端的僧拈掌曰苦殺人泊合錯判諸
方師曰甚得禪宗道理

曠禪師潭州僧曹谿禮祖塔回參石頭頭問甚麼處來
曰嶺南來頭曰大度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
就久矣祇欠點眼在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頭乃
垂下一足師禮拜頭曰汝見箇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
據某甲所見如紅爐上一點雪

慧朗潭州招提寺僧也初參馬祖祖問汝來何求曰求
佛知見祖曰佛無知見知見乃魔耳汝自何來曰南嶽

來祖曰汝從南嶽來未識曹然心要汝速歸彼不宜他
往師歸石頭便問如何是佛頭曰汝無佛性師曰蠢動
含靈又作麼生頭曰蠢動含靈却有佛性曰慧朗為甚
麼却無頭曰為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住入住後凡學
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其接機大約如此

大同濟禪師澧州僧也米胡領衆僧來纔欲相見師便
拽轉禪牀面壁而坐米於背後立少時却回客位師曰
是即是若不驗破已後遭人貶到今侍者請米來却拽
轉禪牀使坐師乃遶禪牀一匝便歸方丈米却拽倒禪
牀一則語

舉似阿師切不得作道理主持師曰猶是隔生也士曰
向道不得作道理師曰驚人之句爭得不怕士曰如師
見解可謂驚人師曰不作道理却成作道理士曰不但
隔一生兩生師曰粥飯底僧一任檢書士鳴指三下
宗智潭州道吾山僧幼依繁和尚受教誓戒預藥山法
會密契心印一日山問子去何處來男女被誌公和尚
一喝曰大士莫作是說別更道看大士復說偈曰空手
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誌公呵
呵大笑曰前頭猶似可末後更愁人上
振朗長沙興國寺僧初參石頭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頭曰問取露柱曰振朗不會頭曰我更不會師俄省
悟住後有僧來參師召上座僧應諾師曰孤負去也曰
師何不鑒師乃拭目而視之僧無語

鼎州李翺刺史嚮藥山玄化屢請不赴乃躬謁之山執
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守性褊急乃曰見否不如
聞名拂袖便出山曰太守何得貴耳賤目守回拱謝問
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下曰會麼守曰不會山曰雲
在青天水在餅守忻愜作禮而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
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
餅

幽谿和尚僧問大用現前不存時則時如何師云送
牀一匝而坐僧擬進語師與一蹋僧歸位而立師曰汝
恁麼我不恁麼汝不恁麼我却恁麼僧再擬進語師又
與一蹋曰三十年後吾道大行問如何是祖師禪師曰
泥牛步步出人前問處處該不得時如何師曰夜半石
人無影像縱橫不辨徃來源

明哲鄂州百巖僧藥山看經次師曰和尚休徠人好山
置經曰日頭早晚也師曰正當午山曰猶有文彩在師
曰某甲無亦無山曰汝太煞聰明師曰某甲祇恁麼和
尚作麼生山曰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洞山與

密師伯到參師問二上座甚處來山曰湖南師曰觀察使姓甚麼曰不得姓師曰名甚麼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即幕在師曰還出入也無曰不出入師曰豈不出入山拂袖使出師次早入堂召二上座曰昨日老僧對闍黎一轉語不相契一夜不安今請闍黎別下一轉語若愜老僧意便開粥相伴過夏山曰請和尚問師曰豈不出入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同共過夏高沙彌澧州僧初參藥山山問甚處來師曰南嶽來山曰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山曰受戒圖甚麼師曰圖免生死山曰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汝還知否師曰何處來佛戒何用山曰這沙彌猶挂骨齒在

拜而退

善道潭州石室僧作沙彌時長髮遣令受戒謂之曰汝回日須到石頭和尚處禮拜師受戒後乃參石頭一日隨頭遊山次頭曰汝與我斫却面前樹子免礙我師曰可將刀來頭乃抽刀倒與師曰何不過那頭來頭曰你用那頭作甚麼師即大悟便歸

無等尉氏人也出家于龔公山密受心要出住隨州土門一日謁州牧王常侍辭退將出門牧召曰師回顧牧敲柱三下師以手作圓相復三撥之便行後住武昌大

寂寺一日大衆晚參師見人上來師前道不審廼謂衆曰大衆適來敲向甚麼處去有一僧豎起指頭曰玆重其僧來朝上參師乃轉身向壁而卧伴作呻吟敲曰老僧三兩日來不多安樂大德身邊有甚麼藥物與老僧些小僧以手拍淨瓶曰這箇淨瓶甚麼處得來師曰這箇是老僧的大德的在甚麼處曰亦是和尚的亦是某甲的

壽禪師居黃州護國院僧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曰寒松青有千年色一徑風飄四季香問如何是靈山一會師曰如來纔一顧迦葉便成

者示以芭蕉拄杖話經文無省發一日泉向火次師侍立泉忽問拄杖子話試舉來與子商量師擬舉泉拈火筋便撼師豁然大悟

黃龍海禪師鄂州僧問如何是黃龍家風師曰看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以拄杖點之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掘地討天

智賢潭州北賢僧也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匙挑不上曰如何是道師曰峻路架橋歲夜小參曰年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僧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煮野菜

焚燒指繩火大家喫了唱村田樂何故免見倚他門戶
傍他墻剛被時人喚作即便下座歸方丈至夜深維那
入方丈問訊曰縣裏有公人到勾和尚師曰作甚麼那
曰道和尚宰牛不納皮角師遂將下頭帽擲在地上那
便拾去師跳下禪林攔臂擒住叫曰賊賊那將帽子囊
師頂曰天寒且還和尚師呵呵大笑那便出去時法昌
爲侍者師顧昌曰這公案作麼生昌曰潭州紙貴一狀
領過

振禪師南岳衡岳寺僧山居頌曰阿阿阿瘦松寒竹鎖
青皮有時獨坐樂陀上無人哄唱太平歌朝看白雲生

鄧州人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髮白面皺曰如何
法師曰者往寒來問如何是三界外事師曰洛陽千
里餘不得舊時書

鹿苑圭禪師潭州僧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吳頭楚尾曰
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騎馬踏銚不如步行問如何是第
一義師曰胡人讀漢書上堂凡有因緣須曉其宗若
曉其宗無是無不是用則波騰海沸金真體以運行體
則鏡淨水沉舉隨緣而會寂且道兜率天宮幾人行幾

人坐若向這裏辯得縉素許你諸人東西南北如雲似
鶴於此不明踏破草鞋未有了日再參

懷有潭州大瀉僧問人將語試金將火試未審神僧
將甚麼師曰拄杖子曰畢竟如何師曰退後著僧應喏
師便打曰教休不肯休直待雨淋頭

承給姓王氏荆門玉泉僧也依大力院出家登具後游
方叅北塔發明心要得大自在三昧製犢鼻褌書歷代
祖師名字乃曰唯有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於帶上故
叢林目爲皓布褌自贊粥稀後坐牀窄先臥耳噴愛高
教眼昏官字大冬至示衆曰長運惟移布褌赫赤莫怪
不洗無來換替僧入室次狗子在室中師叱一聲狗便
出去師曰狗却會你却不會師示寂門人圍繞師笑曰
吾年八十一老死昇屍出兒即齊着力一年三百六十
日言畢而逝

道一姓馬氏漢川什邡人也本邑羅漢寺出家容貌奇
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開元中習禪定
于衡岳山中遇讓和尚密受心印四方學者雲集入室
弟子一百三十九人轉化無窮貞元四年正月中登建
昌石門山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于來日歸茲地矣既
回示疾院主問候師曰日面佛月面佛二月一日跏趺

入滅謚大寂大師

慶諸住潭州石霜山後抵馮山爲米頭一日篩米次馮
曰施主物莫拋撒師曰不拋撒馮于地上拾得一粒曰
汝道不拋撒這箇是甚麼師無對馮又曰莫輕這一粒
百千粒盡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甚麼處生馮呵
呵大笑歸方丈馮至晚上堂曰大衆米裡有虫諸人好
看後叅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吾喚沙彌彌應諾吾
曰添淨瓶水著良久却問師汝適來問甚麼師提舉吾
便起去師于此有省師後避世混俗于瀏陽陶家坊朝
遊夕處人莫能知竟居石霜二十年間學衆有長坐不

臥地

枯木衆也唐僖宗聞師道譽

紫衣師

四年示寂謚普會大師

仲興潭州溈源僧在道吾爲侍者因過茶與吾吾提起
盞曰是邪是正師叉手近前目視吾吾曰邪則搃邪正
則搃正師曰某甲不恁麼道吾曰汝作麼生師奪盞子
提起曰是邪是正吾曰汝不虛爲吾侍者師便禮拜一
日侍吾往檀越家弔慰師拊棺曰生邪死邪吾曰生也
不道死也不道師曰爲甚麼不道吾曰不道不道歸至
中路師曰和尚今日須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
吾曰打即任打道即不道師便打吾歸院曰汝宜離此

明道總志

卷

禪宗一

去恐知事得知不使師乃禮辭隱于村院經三年後忽
聞童子念觀音經至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
忽然大省遂焚香遙禮曰信知先師遺言終不虛發自
是我不會却怨先師

密禪師潭州神山僧師在南泉打羅次泉問作甚麼師

曰打羅曰手打脚打師曰却請和尚道泉曰分明記取

向後遇明眼作家但恁麼舉似雲巖代云無手師問洞

山智識所通莫不遊踐徑截處乞師一言洞曰師伯意

何得取功師因斯頓覺下語非常後與洞過獨木橋

洞先過了拈起木橋曰過來師與介爾乃放下橋

木

善會禪師澧州夾山僧幼歲出家依年受戒聽習經論

該綜三學出任潤州鶴林因道吾勸發往見船子由是

師資道契微朕不留咸逋庚寅海衆卜于夾山遂成院

宇上堂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今以佛祖言句爲

人師範若或如此却成狂人無智人去他祇肯示汝無

法本是道道無一法無佛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取無

法可捨所以老僧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也不是目前

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具眼在何故皆屬所依不得

自在本祇爲生死茫茫識性無自由分千里萬里求善

知識須具正眼求脫虛謬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為復實
有為復實無若有人定得許汝出頭土根之人言下明
道中下根罷波波浪走何不向生死中定當取何處更
疑佛疑祖替汝生死有智人笑汝汝若不會更聽一頌
勞持生死法唯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浮漚唐
中和元年十一月七日召主事曰吾與眾僧話道累歲
佛法深旨各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即去汝等善保護
如吾在口勿得雷同世人輒生惆悵言訖奄然而逝塔
于本山謚傳明大師

今遵禪師鄂州青平山安樂院曾持幼參翠微更問
何是西來的意微曰待無人即向汝說師良久曰無
人也請和尚說微下禪牀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
請和尚說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師
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其玄旨出住大通上堂舉初見翠
微機緣謂眾曰先師入泥入水為我自是不識好惡
師自此化遵次遷清平上堂諸上座夫出家人須會佛
意始得若會佛意不在僧俗男女貴賤但隨家豐儉安
樂便得諸上座盡是久處叢林徧參尊宿且作麼生會
佛意試出來大家商量莫空氣高至後一事無成一生
空度若未會佛意直饒頭上出水足下出火燒身鍊臂

聰慧多辯聚徒一千二千說法如雲如雨講得天華亂
墜祇成個邪說爭競是非去佛法大遠在諸人幸值色
身安健不值諸難何妨近前著些工夫體取佛意好自
餘逗機方便靡徇時情逆順卷舒語超格量天祐十六
年終于本山謚法喜禪師

明慧禪師復州僧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私通車馬僧進
一步師曰官不容針

居誨潭州大光山僧初造石霜長坐不臥麻衣草屨亡
身爲法霜遂令主性空塔院一日霜知緣熟試其所得

問曰國家每年放棄人及第朝門還得拜也無師曰有
一人不求進霜曰憑何師也他且不爲名霜曰除却今

日別更有時也無師曰他亦不道今日是如是問問住
復無滯盤桓二十餘祀衆請出世上堂一代時教祇是

整理時人手脚直饒剝盡到底也祇成得箇了事人不
可將當初衣下事所以道四十九年明不盡標不起到

這裏合作麼生更若切切恐成負累珍重

志元潭州雲蓋山僧師遊方時問雲居曰志元不柰何
時如何居曰祇爲闍黎功力不到師不禮拜直造石霜
亦如前問霜曰非但闍黎老僧亦不柰何師曰和尚爲
甚麼不柰何霜曰老僧若柰何拈過汝不柰何師便禮

拜僧問石霜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霜曰
堂中事作麼生僧無對經半年方始下一轉語曰無人
接得渠霜曰道即太煞道祇道得八成曰和尚又且如
何霜曰無人識得渠師知乃禮拜乞為舉霜不肯師乃
抱霜上方丈曰和尚若不道打和尚去在霜曰得在師
頻禮拜霜曰無人識得渠師在言下頓省

藏禪師潭州谷山僧也僧問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如何
是法尚應捨師曰空裏撒醍醐曰如何是非法師曰高
山道士詐明頭問逼迫出來時如何師曰還曾按著汝

益禪師潭州僧問和尚當為何事師曰為汝

驢漢曰諸佛出世當為何事師曰為汝驢漢問祖佛來
出世如何師曰像不得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闍黎也須
側身始得問如何是向上一句師曰文殊失却口曰如
何是門頭一句師曰頭上插花子問如何是超百億師
曰超人不得肯

芒蕉禪師郢州僧也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已
被人冷眼覷破了問不落諸緣請師直指師曰有問有
答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祇恐闍黎不問問如
何是向去底人師曰董家稚子敲聲哭曰如何是却來

底人師曰枯木驪龍露瓜牙

慧覺伏禪師潭州肥田僧問如何是未出世邊事師

曰髻中珠未解石文劍雙眉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靈龜

呈卦兆失却自家身問此地名甚麼師曰肥田曰宜種

甚麼師便打師有偈曰修多好句枉工夫返本還源是

大愚祖佛不從修證得縱行玄路也崎嶇

暉禪師潭州鹿苑僧問不假諸緣請師道師敲火爐

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臆睡漢問牛頭未見四祖詩如何

師曰如月在水曰是後如何師曰如水在月問祖祖相

傳未審得箇甚麼師曰汝問我我問汝曰恁麼則猶未

分也甚麼處去來

師曰潭州黃蓋僧也其具中事若何

師言下旨便是有西素空中有甚美之

文殊禪師湖南僧也僧問僧錄為甚麼說誌公真不得

師曰非但僧錄誌公也魏不得曰誌公為甚麼說不得

師曰彩繪不尚還魏得也無師曰我亦魏不

得曰和尚為甚麼說不得師曰渠不以苟我顏色教我

作麼生魏問如何是密室師曰緊不就曰如何是密室

中人師曰不坐上色生

月香息

禪宗一

玄泰南岳山沉靜寡言未嘗衣帛時謂之泰布衲始見
 德山墜于堂矣後講石霜遂入室焉掌翰二十年與貫
 休齊已為友後居蘭若曰金剛臺誓不立門徒四方後
 進依附皆用交友之禮嘗以衡山多被山民斬伐燒畬
 為害滋甚乃作畬山謠曰畬山兒畬山兒無所知年年
 研斷青山嶺就中最好衡嶽色杉松利斧摧貞板靈禽
 野鶴無因依白雲回避青煙飛猿猱路絕巖崖出芝木
 失根死草肥年年新罷仍再鉏十秋終是難復初又道
 今年種不多來年更斫當陽坡國家壽嶽尚如此不知
 何處復延煥師之力也新示滅乃召僧令備薪炭

僧曰今年六十五四大新離主其道自玄玄箇中無佛
 阻不月利頭不須澡浴一堆猛火千足萬足端坐垂一

雨維収舍利建塔於迎營雲亭側

潭州僧也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月中
 一出後如何師曰日裏背金烏問不可以情測
 將如何師曰無舌童兒機智盡風穴叅師問石角穿雲
 豈携筇意若何穴曰紅霞籠玉象擁幢照川源師曰相
 來也穴曰和尚也須低聲師曰且坐喫茶

元安澧州洛浦山僧人也中年出家具戒通經論問道

臨濟後為侍者濟嘗對衆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
敢當鋒師蒙印可自謂已足一日侍立次有坐主舉濟
濟云有一人柱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不柱三乘
十二分教明得且道此二人是同是別主曰明得即同
明不得即別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同說別濟顧師
曰汝又作麼生師便喝濟送座主回問師汝豈不是適
來喝老僧者師曰是濟便打師後辭濟尋澧陽洛浦山
上築宴處復遷止朗州蘇谿四方玄侶憧憧師兩山開
法語播諸方光化元年八月二日午時別僧便告寂
石頭和尚高要人姓陳氏名希仙六祖弟子嘗參清

山思和尚唐天寶中之衡山南岳寺寺東有石狀如臺
師乃結菴于上號石頭和尚門人問曹溪音旨誰人得
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曰我不會佛法僧問如
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又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人垢
汝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所著有參同契
註至元中化去壽九十一證無際大師

今珪蘄州三角山僧初參清平平問來作麼師曰來禮
拜乎曰禮拜阿誰師曰特來禮拜和尚平咄曰這鈍根
阿師師乃禮拜平以手研師頸一下從此領旨住後僧
問如何是佛師曰明日來向汝道如今道不得

谷隱禪師襄州僧僧問如何是不觸白雲機師曰鶴帶
鷓鴣顏浮生不棄

九峻山禪師安州僧也僧問遠聞九峻及乎到來祇見
一峻師曰闍黎祇見一峻不見九峻曰如何是九峻師
曰水急浪花亂

有緣禪師潭州谷山僧也僧問吟蟬之子如何得歸向
歸曰會人路不通曰怎麼則無奉重處也師曰我道你
鉢盂落地拈下起問一撥便轉時如何歸曰野馬走時
鞭響斷石人拊掌笑呵呵

龍興禪師潭州僧也僧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恨不
利問得坐披衣時如何師曰不端嚴曰爲甚麼不端嚴
師曰不從修證得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終日寂攢眉
問文不加點時如何師曰無目童兒不出戶問賓主未
分時如何師曰雙陸盤中不喝彩曰分後如何師曰骰
子未曾拋

伏龍山禪師潭州僧也僧問攬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
黃金時如何師曰臂長衫袖短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
曰雪內牡丹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你得恁麼
不識痛痒

志罕潭州雲蓋山僧僧問如何是須彌頂上浪滔天師

曰文殊正作鬧曰如何是正位中事師曰不向機前展
不悲問如何是那邊人師曰鋒前不露影句後覓無縱
證覺景潭州雲蓋山僧僧問國土晏清功歸何處師曰
銀臺門下不展賀曰轉功無位時如何師曰王家事宛
然曰如何是闔外底事師曰畫鼓敲終後將軍不點頭
叁賓蘄州烏牙山僧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來師
曰三脚石牛坡上走一枝端草目前分問匹馬單鎗直
入時如何師曰饒雄信解拈鎗猶較秦王百步在問火
戰沙場為甚麼功名不就師曰雙鷗隨箭落李廣不當
名問自安樂場中約者誰師曰將軍不上便橋金不
勞括舌問端鍊飲雲根時如何師曰金輪天子下關
鐵縵頭上金花異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當今不坐
靈明殿畫鼓休停八佾音
潼泉山禪師郢州僧叅黃山山問天門一合十方無路
有人道得擺手出漳江師曰蟄戶不開龍無龍句山曰
是你恁麼道師曰是即直言是不是直言不是山曰擺
手出漳江山復問卞和到處荆山秀玉印從他天子轉
時如何師曰靈鶴不於林下憩野老不重太平年山深
肯之住後僧問如何是相傳底事師曰龍吐長生水魚
吞無盡漚曰請師挑剔師曰搥鼓轉船頭掉穿波裏月

有僧問文殊禪師曰却如何是祝融峯前事師曰巖前
瑞草生問仁王登位萬姓霑恩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
曰萬里長沙駕鐵船問如何是本爾莊嚴師曰菊蕊原
上景行人去路長

善本襄州鷲嶺僧浴次僧問和尚是離垢人為甚麼却
浴師曰定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問祖意教意是同是
別師曰鷲嶺峯上青天參天鹿野苑中狐兔交橫

藥山澧州僧上堂夫學般若菩薩不懼得失有事近前
時有僧問藥山祖裔請師舉唱萬機挑不出曰為甚麼
為後挑不出師曰他緣崖谷問如何是藥山家風師曰

葉落不如初問法雷吟時如何師曰宇宙不曾震曰
為甚麼不曾震師曰徧地娑婆未嘗哮吼曰不哮底事
如何師曰闔國無人知

藏禪師衡岳南臺寺僧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
不隔戶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松韻拂時石不點孤峰
山下疊難齊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前栽野菜接待
往來賓曰恁麼則謝師供養師曰怎生滋味問如何是
法堂師曰無壁落問不顧諸緣時如何師不應

證覺潭州雲蓋山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四海
不曾通問如何是一塵含法界師曰通身體不圓曰如

法苑珠林卷之六
何是九世刹那分師曰繁興不布彩問如何是宗門中
的的意師曰萬里胡僧不入波瀾

與古安州大安山僧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
曰昨夜三更拜南郊問維摩默然意旨如何師曰黯黑
石牛兒超然不出戶問如何是那邊事師曰黑漆牧童
不展手銀籠鶴畔野雲飛

行朗蘄州烏牙山僧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乘師
曰海上石牛歌三拍一條紅線掌間分問迦葉上行衣
何人合得披師曰天然無相子不挂出塵衣

懷書房州開山僧僧問作可行業即得不違法華聖師
曰妙行無倫四情體自殊問有耳不歸清水洗無心

誰爲白雲幽時如何師曰無木挂千金曰挂後如何師
曰杳杳人難辨問如何是塵中師師曰荆棘林中隨處
到旃檀林裏任縱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月隱
澄潭金輝正午

郁山主茶陵州僧不會行脚因廬山有化士至論及宗
門中事教令看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燈云噯
凡三年一日乘驢度橋一踏橋板而墮忽然大悟遂有
頌云我有神珠一顆又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
破山河萬朵因茲更不遊方師乃白雲端和尚得度師

清溪清禪師荆門軍人僧問古路坦然如何履踐曰你
雲有贊曰百尺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沒山河從茲不
出茶川上吟嘯無囉哩囉

清溪清禪師荆門軍人僧問古路坦然如何履踐曰你
是行脚僧

道悟荊州天皇寺僧神儀挺異幼而生知年十四懇求
出家父母不聽遂損減飲膳日纔一食形體羸悴父母
不得已而許之依明州大德披削二十五詣杭州竹林
寺具戒精修梵行推爲勇猛或風雨晝夜宴坐丘塚身
心安靜離諸怖畏一日遊餘杭首謁徑山國師受心法
後勤五載後參馬祖雷印前解去無異說依止江夏乃

謁石頭而致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頭曰我這裏
無奴婢離箇甚麼曰如何明得曰汝還撮得虚空麼曰
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嘗汝早晚從那邊來曰
道悟不是那邊人頭曰我早知汝來處也曰師何以厭
誣於人頭曰汝身見在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
人頭曰汝道誰是後人師從此悟整禪前二菩薩言
下有所得師後卜荊州當陽紫陵山學徒駕肩接迹都
人士女嚮風而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勤至師坐
而揖之裴公愈加歸向由是石頭法道盛矣元和丁亥
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大衆問疾師暮召

典座座近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拈杓子拋於地上即
便告寂壽六十臘月三十五以其年八月五日塔于邵
東

崇信澧州龍潭僧渚宮人也其家賣餅師少而英異初
悟和尚爲靈鑒潛請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家于寺巷
常日以十餅饋之天皇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
汝以陰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
邪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皇曰是汝持來復汝何答
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皇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
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

指示心要師曰何處指示皇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
行會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
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
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
心別無聖解師後詣澧陽龍潭棲止李翱刺史問如何
是真如般若師曰我無真如般若李曰幸遇和尚師曰
此猶是分外之言
盈上人衡山高僧與韓愈爲方外交愈嘗贈之詩云山
僧愛山出無期俗士牽俗來何時祝融山下一回首即
是此生長別離

宣鑒鼎州德山僧中歲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於性
相諸經習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嘗謂
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
無學唯我知焉後聞南方禪席頗盛師氣不平乃曰出
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處
士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樓其窟穴滅其種類
以報佛恩遂擔青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
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曰這箇是甚麼文字師
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
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令剛經道

到來海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白子親到龍潭歸無
語遂棲止焉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
便去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復吹
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甚麼師曰從今向
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古頭也至來日龍潭陞座謂眾
曰可中有箇漢不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
特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
正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相機似一滴投

三巨擘遂焚之於是禮辭直抵馮山住澧陽三十年唐武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禪院將訪求哲匠住持聲請師居之大闡宗風上無二也於已無事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為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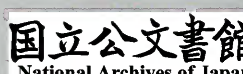
金峯山經律諸部法後游禪苑造于臨濟屬濟歸寂乃

仰山纔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擬舉師曰不妨好手後參德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山曰作麼師便喝山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師曰兩重公案乃下叅堂山曰這個阿師稍似箇行脚人至來日上問訊山曰闍黎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山曰甚麼處學得這虛頭來師曰全歲終不自謾山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一日叅德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山曰若不是叢公大難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撐一手搯雪峯在德山作飯

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峯曬飯中次見德山乃
曰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峯
舉似師師曰大小德山未會未後句在山間令侍者喚
師去問汝不肯老僧那師密啓其意山乃休明日陞堂
果與尋常不同師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
漢會未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也祇得三年
活遷後人或問佛問法問道問禪者師皆嗑聲師嘗謂
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唐光啓之後中原盜起
衆皆避地師端居晏如也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
停舟焉師神色自若大呼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即光
啓二年丁未四月八日也四人後焚之藏舍利四十九粒
粒聚焉起塔謚清嚴禪師

簡禪師襄州高亭僧也叅德山隔江遙見便云不審山
乃搖扇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頭
可觀南岳金輪僧叅雪峯峯曰近前來師方近前作禮
峯與一蹋師忽契悟師事十二載復歷叢林住後上堂
我在雪峯遭他一蹋直至如今眼不開不知是何境界
歸本襄州雪蓋雙泉院僧初謁雲峯禮拜次峯下禪牀
跨背而坐師在此有省

永禪師隨州雙泉山梁家庵僧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意



海峽錄
音如何師曰睡不著師問護國長老隨陽一境是男是女各伸一問問問各別長老將何祇對國以手空中畫一圓相師曰謝長老慈悲國曰不敢師低頭不顧問如何是頓息諸緣去師曰雪上更加霜
志圓安州白兆山僧僧問諸佛心印甚麼人傳師曰達磨大師曰達磨爭能傳得師曰汝道甚麼人傳得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截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普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失問如何是得無山河大地去師曰不起見問如何是畢鉢羅窟迦葉道場中人師曰

漢作摩

惠朗曲江人姓歐氏年十三出家二十于嶽寺受戒既謁馬祖得佛無知見之說復還南岳侍石頭時有同名朗者故以招提朗別之

海印大師首居衡山最上第一晏坐禪定百有惱亂一志如初

思大和尚生而顯自得不言之理儼脩淨梵而登圓覺嘗謂人曰衡山之陽吾往矣居南岳十年入寂
鴉羣婆廖等觀知善化縣時有一婆每日誦金剛經于街市乞食夜則歸宿山阿忽數日不見行乞羣鴉噪集

法苑珠林卷之
于其上處令人往視之見懷金剛經傍岩而化群鴉啣
土以覆之

橫龍和尚南岳僧初住金輪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
師曰鈍漢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問如何是
祖師燈師曰八風吹不滅曰恁麼則暗冥不生也師曰
白日沒閑人

誨機鄂州黃龍山僧清河張氏子初叅巖頭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頭曰你還解救糞麼師曰解頭曰且救糞
去後到玄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泉拈起一莖皂角

師曰你還解救糞麼師曰且救糞
知佛法無別泉曰你見甚麼道理師曰某甲曾問

頭頭曰你還解救糞麼救糞也祇是解粘和尚提起皂
角亦是解粘所以道無別泉呵呵大笑師遂有省師將
順世僧問百年後鉢囊子甚麼人將去師曰一任將去
曰裏面事如何師曰線綻方知曰甚麼人得師曰待海
鷲雷聲即向汝道言訖而寂

從盛湖南道吾僧初住龍回僧問如何是觀面事師曰
新羅國去也問如何是龍回家風師曰縱橫射直問窮
子投師乞師拯濟師曰莫是屈著汝麼曰爭奈窮何師
曰大有人見

誠禪師衡岳南臺寺僧問玄沙宗旨請師舉揚師曰甚麼處得此消息曰垂接者何師曰得人不迷已問潭清月現是何境界師曰不干你事曰借問又何妨師曰覓潭月不可得問離地四指為甚麼却有魚紋師曰有聖量在曰此量為甚麼人施師曰不為聖人

明法了上堂人人具足人人成現爭奈得山僧珍重僧問諸法寂滅相以言宣如何是寂滅相師曰問答俱備曰恁麼則法界無自無他師曰特地令人愁問牛頭未見四如何師曰如何是螺峰一句師曰

香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問長公在境界危

明遠襄州僧初參長慶慶問汝名甚麼師曰明遠慶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明遠退兩步慶曰汝無端退兩步作麼師無語慶曰若不退步爭知明遠師乃諭古住後向火次僧問無一法當前應用無虧時如何師以手卓火其僧於此有省

慧輪潭州延壽寺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不在外曰出匣後如何師曰不在內問如何是一色師曰青黃赤白曰大好一色師曰將謂無人也有箇半個嶽麓山和尚潭州僧上堂良久曰昔日毗盧今朝嶽麓珍重僧問如何是叢色外句師曰猿啼鳥叫問師唱誰

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五音六律問截舌之句請師舉揚師曰日能熱月能涼

智遠復州資福院僧叅鏡清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清

曰大家要知師曰如斯則衆眼難瞞去也消曰理能縛

豹師因此發悟玄旨住後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

誰師曰雪嶺峰前月鏡湖波裏明問諸佛出世天雨四

華地搖六動和尚今日有何祥瑞師曰一物不生全體

露目前光彩阿誰知問如何是直示一句師曰是甚麼

師乃曰還會麼會去即今便了不會塵沙笑劫祇據諸

賢分上古佛心源明露現前西天偏地森羅萬象自己

家風佛與衆生本無差別生死幻化爲性地身

崇木勞修證珍重

傳心潭州妙濟院僧問擬即第二頭不擬即第三首

如何是第一頭師曰收問古人斷臂當爲何事師曰我

寧可斷臂問如何是學人眼師曰須知我好心問如何

是香山劍師曰異日還露也無師曰不忍見問如何是

松門第一句師曰切不得錯舉問如何是妙濟家風師

曰左右人太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兩口一無舌

問如何是香山一路師曰滔滔地日到者如何師曰息

汝平生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曰阿難亦不知曰爲甚

麼不知師曰莫非仙陀問如何是香山寶師曰碧眼胡
人不敢定曰需者如何師曰龍王捧不起僧舉聖僧塑
象被虎齧問師既是聖僧為甚麼被大蟲齧師曰疑殺
天下人問如何是無慙愧底人師曰闍黎合喫棒

金輪和尚南岳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師曰鈍漢
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曰臨機一箭誰是當
者師曰倒也

智洪鼎州大龍山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汝便是曰
如何領會師曰更嫌鉢盂無柄那問如何是微妙師曰
風送水聲來枕畔月移山影到林前問如何是極則處

師曰懷惱三春月不及九秋光問色身敗壞如何是堅
固法身師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行靄襄州白馬山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井底
蝦蟇吞却月問如何是白馬正眼師曰面南看北斗
懷楚安州白兆竺乾院僧問如何是句句須行玄路

師曰公路直到湖南問如何是師子兒師曰德山嗣龍
潭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與汝素無冤讎一句
元在這裏曰未審在甚麼方所曰這鏡漢

清皎蘄州四祖山僧福州王氏子僧問師唱誰家曲案
風嗣阿誰師曰楷師巖畔祥雲起寶壽峰前震法雷臨

終遺偈曰吾年八十八滿頭雪白髮顛顛鎮雙峰明明
于江月黃梅楊祖教白兆承宗訣日日告兒孫勿令有
斷絕

志操蘄州三角山僧問教法甚多宗歸一貫和尚為
甚麼說得許多周由者也師曰為你周由者也曰請和
尚即古即今師以手獻繩牀

真鑑禪師蘄州三角山僧也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曰忽然行正令便見下堂堦

行神郢州太陽山僧問如何是無盡藏師良久僧無
語師曰近前來

智顯鄂州黃龍寺僧問如何是諸佛之本源師曰
此一問是何源曰恁麼則諸佛無異去也師曰延平劍
已成龍去猶有刻舟求底人

洪進襄州清溪山僧在地藏時居第一座一日地藏上
堂二僧出禮拜藏曰俱錯二僧無語下堂請益修山主
修曰汝自巍巍堂堂却禮拜擬問他人豈不是錯師聞
之不肯修乃問未審上座又作麼生師曰汝自迷暗焉
可為人修憤然上方丈請益藏指廊下曰曲座入庫頭
去也修乃省過又一日師問修山主曰明知生是不生
之理為甚麼為生死之所流修曰筍畢竟成竹去如今

作笈使還得麼師曰汝向後自悟去在修曰某所見祇如此上座意旨又如何師指曰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即禮謝任後僧問衆有模象各說異端忽遇明眼人又作麼生師曰汝但舉似諸方師經行次衆生隨從乃謂衆曰古人有甚麼言句大家商量時有從漪上座出衆擬問次師曰這沒毛驢漪渙然省悟守安衡岳南臺寺僧問人人盡有長安路如何得到師曰即今在甚麼處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寂底響因示頌曰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亡不是息

尚得也末審甚麼人師曰謝汝報來

龍興禪師潭州僧也僧問如何是學人師曰寂寂三

李四曰比來問自己爲甚麼却道張三李四師曰汝

莫草草問諸餘即不問如何和尚家裏師曰家風即

且置阿那箇是汝不問底諸餘

景如鼎州大龍山僧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

曰尊意如何師曰會來曾師又喝問太陽一顯人

皆美鼓聲纔罷意如何師曰季秋凝後好晴天

楚勛鼎州大龍山僧上堂良久曰大衆祇恁麼各自散

去已是重宣此義了也久立又案案為然久立有久立底道理知了經一小劫如一食頃不知便見茫然還知麼有知出來大家相共商量僧出提坐具曰展即徧周沙界縮即絲髮不存展即是不展即是不展師曰你從甚麼處得來曰恁麼則展去也師曰沒交涉問如何是大龍境師曰諸方舉似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你為甚麼謾我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阿彌陀佛問善法堂中師子吼未審法嗣嗣何人師曰猶自恁麼問善美襄州鷲嶺僧問如何是鷲嶺境師曰峴山對碧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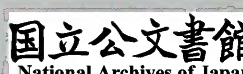
在來往南流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日對海後如何

何大士名志源道州普道人弱冠悟佛學仙人呂洞濱嘗訪之謂其為定光佛後身練提刑遇之言有所契為偈曰在家能出家火裏出蓮花後無疾而逝葬武岡之

黃演塘

靈祐潭州瀉山僧也年十五出家依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師剃髮於杭州龍興寺究大小乘教二十三遊江西參百丈夫一見許之入室遂居參學之首侍立次夫問誰師曰某甲夫曰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撥之曰無火夫



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曰汝道無道箇擊師由是
發悟禮謝陳其所解夫曰此乃暫時岐路耳經云欲識
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
方省已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
法祇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
爾善自護持司馬頭陀自湖南來謂夫曰頃在湖南尋
得一山名大瀉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所居之處夫迺
令喚師師時為典座陀一見乃曰此正是瀉山主人也
夫是夜召師入室囑曰吾化緣在此瀉山勝境汝當居
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師遂住焉經五七載乃為瀉山
下居民稍稍知之其營昌梵宇連師李景讓奏號同慶寺
相國裴公休嘗咨玄奧繇是天下禪學輻輳焉師敷揚
宗教凡四十餘年達者不可勝數大中七年正月九日
盥漱敷坐怡然而寂壽八十三臘六十四塔于本山謚
大圓禪師塔曰山淨
法端襄州延壽山僧僧因蚯蚓斬為兩段兩頭俱動佛
性在阿那頭展兩手師滅後謚紹真禪師
法遇蘄州法遇山庵主因荒亂魁帥入山執刃而問和
尚有甚財寶師曰僧家之寶非若所宜魁曰是何寶師
震聲一喝魁不悟以刃加之

王敬初襄州常侍視事次米和尚至公乃舉筆示之米
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宅更不復出米致疑明日
馮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潜在屏蔽間偵伺
供養王纔坐問曰昨日米和尚有甚麼言句便不相見
公曰獅子咬人韓獹逐兔米聞此語即省前緣遽出朗
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曰會即不無你試道看米曰請
常侍舉公乃豎起一隻筋米曰這野狐精公曰這漢徹
也問僧一切衆生還有佛性也無曰有公指壁上畫狗
子曰這箇還有也無僧無對公自代曰看咬著汝

額問如何是禪師西來意師曰羊頭車子推明月

慧清新羅國人也居郢州芭蕉山上堂拈拄杖示衆曰
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
杖子靠拄杖下座僧問如何是芭蕉水師曰冬溫夏涼
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進前三步曰用者如何師曰退
後三步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祇恐闍黎不問
師謂衆曰我年二十八到仰山參見南塔見上堂曰汝
等諸人若是箇漢從孃肚裏出來便作獅子吼好麼我
在言下歇得身心便住五載

潭州鹿苑和尚僧問餘國作佛還有異名也無師作此

相示之問如何是鹿苑一路師曰吉獠舌頭問將來問
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南嶽石橋曰如何是出門合轍
師曰拄杖頭鞋上堂展手曰天下老和尚諸上座命根
揔在這裏有僧出曰還收得也無師曰天台石橋側曰
某甲不焦麼師曰伏惟尚饗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
曰須彌上倒曰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曰大海枯竭
繼徹郢州芭蕉山僧初參風穴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
曰泥彈子穴異之次謁先芭蕉上堂舉仰山道兩口一
無舌此是吾宗旨師豁然有省住後上堂昔日如來在
波羅柰國梵王請轉法輪如來不己而已有屈宗風隨
機逗教遂有三乘名字流傳於天上人間至今光揚之
隆若據祖宗門下大地懸殊上上根機頓超不異作麼
生是混融一句還有人道得麼若道得有參學眼若道
不得天寬地窄便下座有偈曰芭蕉的旨不挂唇齒木
童唱和石人側耳

清讓郢州興陽山僧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
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時如何師曰甚問甚諦當曰既
是坐道場為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為伊不成佛

圓禪師郢州芭蕉山僧僧問如何是和尚接人一句師
曰要頭截取去曰豈無方便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法苑珠林卷之二十一
上堂三千大千世界夜來被老僧都合成一塊鞞闍彌項上帝釋大怒拈得撲成粉碎諸上座還覺頭痛也無良久曰莫不識痛痒好珍重

令遵郢州芭蕉山僧僧問直得無下口處時如何師曰夜須進一步曰向甚處下脚師曰東山西嶺上

志謙蘄州三角山僧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速禮三拜僧禮拜師曰一撥便轉

詞鐸郢州興陽寺僧僧問佛界與衆生界相去多少師曰道不待曰真箇那師曰有些子

法苑珠林卷之二十一
此况采來不在南山亦非昆侖西嶠拈起滿口火
放下曬龍縮項同徒若也借者卓出人之上擊香爐

下座

明州古堤和尚尋常見僧來但曰去汝無佛性僧無對或問者真契其旨仰山對叅師曰去汝無佛性山又手近前三度應傍師笑曰丁甚處得此三昧來山曰我從梵源處得名滿山處得地師曰莫是瀉山的子山曰世諦即不無佛法即不敢山却問和尚從甚處得此三昧師曰我從章敬處得此三昧山曰不可思議來者難

三泉和尚荆門僧也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我
尋問遠投師如何一接師按杖視之其僧禮拜師便
喝問天壁無瑕時如何師曰我不重曰不重後如何師
曰火裏蟬螻飛上天

明清潭州雲蓋寺僧有一人在萬丈井底如何出得師
曰且喜得相見曰恁麼則穿雲透月去也師曰二十三
天事作麼生僧無對師曰謾語作麼問如何是雲蓋境
師曰門外三泉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童行仔子有
頌示衆曰雲蓋鎖口訣擬議皆腦裂拍手赴虛空雲露
西山月僧問如何是鎖口訣師曰徧天徧地曰恁麼則

吾人難頭露柱拍手去也師曰一瓶淨水一爐香曰
猶是井底蝦蟇師曰勞煩大衆師常節飲食隨衆二時
但展鉢而已或逾年月亦不調練服餌無妨作務有請
卽關即便飽食而亡拘執至道二年四月二日示疾而
逝

浮屠泓者黃州人與天官侍郎張敬之善敬之以武后
在位常指所服示于冠宗曰奔朝服豈俄冠宗以父蔭
入三品詰有司言狀泓怒曰君無煩來三品也敬之大
驚已而知出冠宗意敬之弟誡之疾殆庶曰公第當位
三品不足憂也已而愈嘗為無國公誡說市宅戒曰無

宋東北王弼也。它日見說曰：宅氣索然，云何與說共視。隅有三次文餘，融嘗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懼將脩之，融曰：容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身瘡痛補。宅肉無益也。說子皆仕賊死，斥云。

鄒城丹霞天然祖師於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再取兩尊燒。主自後眉鬚墮落，經訪厲居士，見女子靈照洗菜。次師曰：居士在否。女子於下，米上，飯手而立。又問居士在否。

曰：貴。居士曰：赤土。居士曰：赤土。居士曰：赤土。家切須保，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得與說。與不為吾，往日見石頭，亦祇教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你談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心，其地更疑甚。麼禪可。你解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字，永不喜聞阿你。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着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疑迹，逐甚麼物，不用經求，落空去。今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參禪，問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麼底。若識，即老九夫是阿你。須是看取，莫一。

明善總志 卷一 一

引衆有相將入火坑夜裏暗雙陸賽彩若為生無事琢
重有僧到參於山下見師便問丹霞山向甚麼處去師
指山曰青黯黯處曰真樞這箇便是麼師曰真師子見
一撥便轉問僧其處宿曰山下宿師曰甚麼處喫飯
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黎喫底人還具眼也無僧
無對

疎山匡仁禪師初造洞山洞山順世乃到潭州參天瀉
值大瀉示衆曰行脚高士直須向靛色裏睡眠聲色裏
坐臥始得師不契後聞婺州明招謙和尚出世徑往禮
拜招問甚處來師曰關中來曾到大瀉否師曰何招曰

有句
遇知音師亦不省復問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招曰
却使馮山笑轉新師於言下大悟乃曰馮山元來笑裏
有刀遙空禮拜悔過

道一姓馮氏本漢州什邡人也羅漢寺出家容貌奇異
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依開元中習禪定
于衡岳山中遇讓和尚密受心印四方學者雲集入室
弟子一百三十九人轉化無窮貞元四年正月申登建
昌石門山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于來月歸茲地矣既
回示疾院主問候師曰日面佛月面佛二月一日沐浴

迦跌入戒謚大寂禪師

千頃楚南禪師參黃檗問子未見三界影像時如何師曰即今豈是有邪檗曰有無且置即今如何師曰非今古檗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

印肅號普庵袁州之宜春人也世姓余紹臨濟十二世孫牧菴忠禪師之緒有宋之時生於縣之太平里初師未生時鄰夜有星其室者祥光燭天遠近相愕已而蓮生道周或現阡陌衆愈異之及師生五相豐潤即善世言由是人始知爲至聖之徵師夢一僧點其胸曰汝它日當自省既寤白母黃氏視點紅瑩大似世之櫻珠遺師壽隆賢和尚與授以法華師曰諸佛玄旨貴悟

數墨循行何益益之道賢甚器之聞牧菴忠公唱道一師入湘訪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牧菴豎拂示之有省歸壽隆時二十有九矣使謀請主慈化寺師利世不伐每楮衣糲食藜杖芒屨脇不沾席者十有二年一日誦華嚴論至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豁然大悟徧體汗流迺曰我今親契華嚴法界矣悲涕歡喜踊躍無量天似死中得活如夢忽醒良久云不可說可說始信金剛經云信心清淨即生實相實相既生妄想相滅全體法身徧一切處方得大用現前即說偈曰捏不成團撥不開何

須南嶽又天台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自
是廣津梁崇塔廟禦災捍患天動物與雖鬼神莫測其
變符頌藥水驗世非一嘗自贊云蒼天悟無生法談不
說禪開兩片皮括地該天如何是佛十萬八千乾道五
年七月十一日沐浴書偈于方丈之西壁云乍雨乍晴
寶象明東西南北亂雲深失珠無限人遭劫幼應權機
爲汝清書畢踟蹰而逝

警玄郢州大陽山禪僧江夏張氏子依智通禪師出家
十九爲大僧聽圓覺了義講席無能及者遂遊方初到
九山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曰這箇是吳處士

師遂有省便禮拜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道即不辭
恐上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師獻偈曰我昔初機
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辨古終難會直說無心
轉更疑蒙師點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
何所得夜放烏鷄帶雪飛山謂洞上之宗可倚一時聲
價籍籍山歿辭塔至大陽謁堅禪師堅讓席使主之師
神觀奇偉有威重從兒稚中日祇一會自以先德付授
之重足不越限脇不至席年八十嘆無可以繼者遂作
偈并度履布直裰寄浮山遠禪師使爲求法器偈曰楊

廣山頭草憑君侍價煇異苗毓茂處深密固靈根偈尾
云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闡揚遠拜而受之遂贊師像
曰黑狗爛銀蹄白象豈容騎拉斯二無礙木馬火中嘶
師天聖五年七月十九陞座辭衆示寂塔于本山

五代梁○文悅南岳雲峯僧初參大遇聞示衆曰大家
相聚喫葷齋若喚作一苾芻入地獄如箭射便下座師
大駭夜造方丈愚問來何所求師曰求心法愚曰法輪
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趣色力健何不爲衆乞食我忍饑
不暇何暇高汝說禪乎師不敢違未幾愚移翠巖師納
頭罷復過翠巖求指示巖曰佛法未到處却重寒宜爲

翠巖師亦奉命能事能復造方丈巖曰豈可闕人今
以煇汝師受之不樂恨巖不去心地坐後架桶繩忽散
自架墮落師忽然開悟頓見巖用處走搭伽黎上寢堂
巖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師再拜不及吐一辭而
去服勤八年後出世翠巖時首座領衆出迎問曰德山
宗乘即不問如何是臨濟大用師曰你甚麼處去來座
擬議師便掌座擬對師喝曰領衆歸去自是一衆畏服
獻蘊襄州石門僧也初問青林如何用心得齊杜諸聖
林仰面良久曰會麼曰不會林曰去無子用心處師禮
拜乃契悟更不他遊遂作園頭林既順寂師始住南嶽

蘭若未幾遷夾山道由潭州時楚王馬氏出城延接便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大道師曰好大哥御駕六龍千古
秀玉街排仗出金門王大喜延入天冊府供養數日方
至夾山開堂僧問今日一會何異靈山師曰天垂寶蓋
重重異地湧金蓮葉葉新曰未審將何法示人師曰無
絃琴韻流沙界清音普大千機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曰一曲宮商纔品弄辨寶還他碧眼胡曰恁麼
則清流分洞下蒲月照青林去也師曰多子塔前分的
意至今異世度洪音問如何是夾山正主師曰好手須
知樂布作韓王虛妄立功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玉
璽不離天子主金箱豈許外人知問不落機關請師便
道師曰湛月迅機無可比君今曾問幾人來曰即今問
和尚師曰好大哥雲綻不須藏九尾恕君殘壽達歸丘
師以蠻夷作亂遂離夾山至襄州創石門寺再振玄風
問不動時如何師曰有甚麼了日曰如何即是師曰石
戶非關鎖般若寺遭焚有人問曰既是般若為甚麼被
火燒師曰萬里一條鐵師應機多云好大哥時稱大哥
和尚

芭蕉和尚郢州僧也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攏
摠一木盆問如何是道師曰或橫三或豎五曰如何是

道中人師曰罷舉雲中信半夜太陽輝

居遁潭州龍牙山僧撫州人也因叅翠微乃問學人自到和尚法席一箇餘月不蒙一法示誨意在於何微曰兼甚麼師問洞山山曰爭怪得老僧師又問翠微如何是祖師意微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過禪板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後有僧問和尚行脚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明也未師曰明即明也要且無祖師意師復舉德山頭落底語因自省過遂正于

洞山隨衆叅請

一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曰待

水逆流即向汝道師始悟厥旨服勤八稔湖南馬氏請住龍牙報慈嶼師真曰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師一在帳中坐僧問不是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露師撥衲子曰還見麼曰不見師曰不將眼來師將順寂有大隕于方天前

南唐齊己姓胡氏出家于大瀉山寺性耽吟咏而項有瘤瘡時號詩囊樂山亦不事請謁與鄭洛沈彬僧虛中相友載霏雪集

常志號闡化滑人自幼諷習三禮已乃授誠方外禮鑿

公爲師俾住隨之法雲院中書令王公侍中石公一見
師面皆如舊識唐清泰甲午歲坐化于祚城吳氏之宅



湖廣總志卷第七十四

